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说岳全传

(清) 钱 彩 著

下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四十一回

巩家庄岳云聘妇

牛头山张宪救主

诗曰：

从来好事岂人谋，女貌郎才自好逑。

千里良缘成佳耦，两心相得愿相酬。

却说岳公跌落陷坑，两边伸出几把挠钩来捉公子。公子大吼了一声，那匹马就猛然一纵，跳出陷坑。公子舞动双锤，将挠钩打开，拍马便走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这班响马是谁？原来是刘豫第二个儿子刘猊，因打围逃出，在此落草。当日正坐在冈子上看那两边小喽罗张网，恰遇着岳公子跌入陷坑又被他逃脱，见了那匹赤兔马好不可爱，就上马提刀，带领喽罗赶将上来。

那岳公子离脱了山冈，一路而来。看看天色晚将下来，无处歇宿。又走了一程，望见一座大庄院，公子把马加上一鞭，赶到庄前，已是黄昏时分了。庄丁正出来关门，公子下



马，向庄丁道：“我是过路的，因错过了宿头，欲求借宿一宵，望大哥方便！”庄丁道：“我家员外极是好说话的，但是此时已经安寝，不便通报。只好就在这旁边小房里将就暂歇，可好？但是没有铺盖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妨。略坐坐，天明就行。只是这匹马怎么处？”庄丁道：“小客人，我家后头也有牲口，待我取些料来喂他就是。”公子再三称谢不尽。当时公子就在小房内坐下，细细的请问庄丁。庄丁诉说：“这里是叫做巩家庄。主人巩致十分好客，小客人若早来时，必定相待。如今有屈了！”公子道声：“不敢。多蒙相留，已是极承盛意的了。”

按下岳公子在巩家庄借寓。且说那刘猊看上了岳公子的赤兔马，领着喽罗一路追来，不见了公子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便问道：“前面是哪里了？”喽罗禀道：“是巩家庄了。”刘猊想道：“我久有此心，要抢他的女儿做个押寨夫人。如今顺便，不如打进庄去。”吩咐喽罗：“与我打进庄去！”当时庄丁忙报知庄主。庄主慌忙聚集庄丁，出庄与刘猊抵敌，那庄丁哪能抵挡得住。正在危急，早惊动了耳房中的岳公子，手抡双锤，走将出来，大喝道：“强盗往哪里走？”举锤就打。刘猊不曾提防，被公子这一锤，早已打死。众喽罗见头目已死，只得四散逃走。公子追上来，打死五六个喽罗。那庄主巩致上前接着，同进庄来。

到了堂上坐定，巩致道：“这位恩公，救我一门性命，望乞留名，他日好补报。”公子道：“我乃岳元帅的长子岳云便是。”巩致听见，连称“失敬”，吩咐家人忙备酒席相待，一面吩咐把那强盗的尸首收拾。那里边安人，偷看公子相貌非常，着人来请员外进去，说道：“我看这公子年纪尚幼，



必定未有亲事。我意欲招他为婿，你道如何？”巩致道：“我出去将言语探他，便知分晓。”员外出来，对岳云道：“老妻说，若不是公子相救，一门性命难保，只是无可报恩。我夫妻只生一女，年方一十四岁，要送与公子成亲，万勿推却！”岳云道：“婚姻大事，必须禀告父母，方敢应允。”员外道：“只要公子一件信物为定。待禀过令尊令堂，然后迎娶何如？”公子便在身边取出那十二文金太平钱来，奉上道：“此乃祖母与我小时带着压惊之物，即将此钱为定。日后太平时，再来迎娶便了。”员外收了金钱，当晚请进书房安歇了。至次日，公子别了员外，往牛头山而去，不提。

再说牛皋在山上，这一日乃是八月十五日，牛皋坐在帐中，回头见汤怀在旁，牛皋道：“汤二哥，我从今不哭了。”汤怀道：“贤弟不哭了，我就去回复元帅。”牛皋道：“二哥请便。”汤怀就辞了出来，牛皋吩咐家将收拾酒饭，今晚去做碗羹饭。牛皋叫几声：“兄弟啊，兄弟！”叫不答应，又大哭起来，哭个不止，一交竟晕倒在坟前了。

这日岳元帅同张保出来探看番营，直看到兀术营前，元帅道：“这许多番兵，怎保得主公下山？恐一朝粮尽，如何是好！”又看到西南上去，只见一派杀气迷天，元帅想道：“前日高宠死在番营，不知何物埋伏在彼。”看了一番，回转营中，身体有些不遂，走进后营，命张保：“你去各营要路口子上，叫他们今夜用心看守。”张保领命前去，吩咐各处守山将校，俱要用心保守，不提。

又说朝廷在玉虚宫内，正值中秋佳节，只有李纲在旁，面前摆着水酒素菜。天子道：“老卿家！想朕如此命苦，前被番人带往他国，幸亏崔卿传递血诏，逃过夹江，在金陵即



位；又遭番兵追迫，苦不亏五显灵官，怎能到得此地！不知几时方享太平也！”说罢，不觉流下泪来。李太师见天子悲伤，便奏道：“陛下还算恭喜的。苦了二位老主公，在北国坐井观天，吃的是牛肉，饮的是酪浆，也要挨日子过去哩！”那高宗听见太师说着那二帝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李纲再三劝不住，只得道：“陛下！古人道得好：‘人生几见月当头？’值此中秋佳节，且看看月色，以散闷怀如何？”天子道：“如此，老卿家同去更妙。”

李纲只得命内侍备两匹马，保了高宗出玉虚宫来。到了灵官殿前，早有统制陶进等上来接驾道：“万岁爷何往？”天子道：“朕要下山看月色解闷。”陶进道：“臣奉将令守在此处，万岁爷若下山看月，元帅定要加臣之罪。”天子道：“不妨。若是元帅知道罪你，孤当与你说情。”陶进等只得送高宗、太师出了口子，往荷叶岭而来。有诸葛英等亦跪下阻挡。高宗道：“诸事孤家自有主意，决不妨事。”诸葛英无奈，只得放开挡木说道：“太师爷，要保万岁速回，不可久留！”李太师点头应允。君臣二人走马下山，太师道：“陛下正好在这里看观番营。”高宗勒马观看营头。

岂知那番营中兀术看见月明如昼，遂同了军师出营来看月色，也到山下偷看此山何处可以上去得。正在指指点点，抬头观看，只听得上边有人说话响。兀术忙躲在黑影之中细听，原来是康王的声音，便对军师道：“上面乃是康王，待某家悄悄上去捉他。你可速回营去，发大兵来抢山。”哈迷蚩领命而去。那高宗正在山上骂那兀术。兀术已悄悄走马上山来，大叫道：“王儿休要破口伤人，某家来也！”高宗、李纲听见了，吓得魂魄俱消，忙忙转马便跑。兀术随后追赶。



那诸葛英等上边瞧见，连忙上前挡住兀术。又有小校急往元帅帐前击起鼓来，报说道：“不好了！圣驾私行荷叶岭下，兀术已赶上山来了！”

元帅大惊，忙唤备马。张保道：“张公子已骑了元帅的马去救驾了。”慌得元帅就步行出帐。不道那张宪因心忙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扯着元帅的马骑上去，泼喇喇跑下山来。看见诸葛英等俱被兀术战败，正在危急，张宪拍马上来，只一枪望兀术面上刺来。兀术叫声“不好”，把头一侧，那一枪把他一只耳朵挑开。兀术惊慌，转马败下山来。张宪追赶下来。

再说岳元帅出营不多路，正遇着高宗，便道：“陛下受惊了！”又道：“老太师，你是朝廷手足，如何保陛下身入重地？此乃太师之过！”李纲道：“此我之罪也！”元帅请天子回转玉虚宫，不表。

再说张宪追赶那兀术，紧紧不放。兀术进了营盘。张宪踹进去，远者枪挑，近者鞭打，番将哪里敌得住，直追得兀术往后营逃去。那张宪追杀了一会，直到二鼓时分，方转牛头山来报功，不提。

却说牛皋睡倒在高宠坟上，忽听见耳边叫一声：“牛大哥，快起身去立功！”牛皋忽然惊醒，蒙蒙眈眈起来，上马提铜，冲下山来。那些守山战将只道元帅令他下山的，故不通报。这牛皋杀进番营，小番报与兀术。兀术大怒道：“牛皋也来欺我？”遂起身上马，来战牛皋。牛皋一见心慌，又听见耳边叫声：“牛大哥，小弟在此帮你！”牛皋放心，勾开兀术的斧，一铜打来。兀术躲避不及，早被打中肩膀，回马败走。那些众番兵围将拢来，牛皋杀得两臂酸疼，汗如雨



下。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，便高声叫道：“高兄弟！你再来助我一助！”众番兵听见笑道：“牛皋在那里说鬼话了，我们一齐上前去拿他。”这一来，顿把牛皋困住了。

不说牛皋被困在番营，存亡未卜。再讲岳云来至牛头山，望见番营连扎十数里。岳云道：“妙啊！还有这许多番兵在此，待我进去杀他一个干净。”便拍马摇锤，大喝一声：“岳云公子来踹营了！”举锤便打，番兵难以招架。小番急忙报与兀术。兀术大怒，提斧上马，来与岳云交战。兀术喝声：“看斧！”一斧砍来。岳公子左手架开斧，右手举锤，照兀术面门一锤打来。兀术见锤打来，向后一退，那锤在他肚皮上一刮，兀术几乎落马，痛不可当，拍马往旁侧而走。公子也不来赶，只是打进番营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打得尸如山积，血流成川。打至前面，但见番兵正围住牛皋在那里厮杀。岳云手起锤落，打散番兵。牛皋看见，也不认得，举铜乱打。倒是公子高叫道：“牛叔父，不要动手！侄儿岳云在此！”牛皋方才定了，却问道：“你为何到此？”就同了岳云杀出番营，回山而去。

却说兀术这一夜吃了三次亏，本营中又被岳云打杀多少兵将，只得吩咐众将重整营头，收拾尸首，不提。

岳元帅在帐中聚集众将商议，只听得传宣官禀道：“牛将军在外候令。”岳爷道：“令他进来。”牛皋进来跪下，禀道：“小将缴令。”元帅道：“你缴的是何令？”牛皋一想道：“我在高兄弟坟上睡着，不知怎样下山，杀进番营，得遇公子同归。并非差遣，有何令缴？”忙忙改口道：“小将因知侄儿杀到番营，故此下山救了侄儿上来，现在营门候令。”岳元帅方才得知是牛皋杀进番营大战而来，便道：“将军请



起。”牛皋站立旁边。元帅传令叫岳云进来。公子领令来见父亲，跪下叩头。元帅忙叫他起来，令与众位叔父见过了礼，然后问道：“你不在家中读书用功，却到此为何？”岳云便将番将来捉家属、当即杀退之事禀知。岳元帅又问他一路上来的事。公子又将错走山东、相会关铃、打死刘猊、聘定巩氏之言，一一禀上。岳爷吩咐岳云在后营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帅升帐，众将参见已毕，站立两旁。元帅叫张保与公子收拾马匹，端正干粮。张保领令。元帅叫岳云听令：“为父的令你往金门镇傅总兵那边下文书，叫他即刻发兵调将来破番兵，保圣驾回金陵。此乃要紧之事，限你日期，须得要小心前去！”公子领令，接了文书，辞父出营。张保将文书包好，送与公子藏了。坐上赤兔马，手抡双银锤，下荷叶岭而来。心中想道：“我有要紧之事，须从粘罕营中杀出，方是正路。”主意已定，便催马到粘罕营前，手摆双锤，大喝道：“小将军来踹营了！”举锤便打，杀进番营。正是：

矢石敢当先，生死全不惧。

破虏在反掌，方显英雄气。

未知岳公子冲进番营胜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二回

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

诗曰：

年少英雄胆气豪，腰悬橐鞬^①臂乌号。
冲锋独斩单于首，腥血淋漓污宝刀。

话说岳云拍马下山，一直冲至粘罕营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小将军来踹营了！”摆动那双锤，犹如雪花乱舞，打进番营。小番慌忙报知粘罕。粘罕闻报，即提着生铜棍，腰系流星锤，上马来迎敌，正遇着公子，喝声：“小南蛮慢来！”撩下生铜棍，举起流星锤，一锤打去。岳云看得亲切，左手烂银锤当的一架，锤碰锤，真似流星赶月；右手一锤，正中粘罕左臂。粘罕叫声：“啊唷，不好！”负着痛，回马便走。公子也不去追赶，杀出番营，竟奔金门镇而来。

① 缘（gāo，音高）、鞬——均属盛弓箭的器具。



不一日，到了傅总兵衙门，旗牌通报进去。总兵即请公子到内堂相见。公子送过文书，总兵看了，便道：“屈留公子明日起身。待本镇一面各处调兵遣将，即日来保驾便了。”当夜无话。

到了次日早堂，傅总兵先送公子起身，随即往校场整点人马。忽听见营门外喧嚷，军士禀道：“外面有一花子要进来观看，小的们拦他，他就乱打，故此喧嚷。”傅爷道：“拿他进来！”众军士将花子拿进跪下。傅光低头观看，见他生得身材长大，相貌凶恶，便问：“你为何在营外嚷闹？”花子道：“小的怎敢嚷闹，指望进来看看老爷定哪个做先锋。军士不许小人进来，故此争论。”傅爷道：“你既然要进来看，必定也有些力气。”花子道：“力气却有些。”傅爷又问：“你既有些力气，可会些武艺么？”花子道：“武艺也略知一二。”傅爷就吩咐左右：“取我的大刀来与他使。”花子接刀在手，舞动如飞，刀法精通。傅爷看，想道：“我这口大刀有五十余斤，他使动如风，却也好力气！”那花子把刀舞完道：“小人舞刀已完。”傅爷大喜，问道：“你叫甚名字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后，名叫狄雷。”傅光道：“本镇看你武艺高强，就命你做个先锋。待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赏。”狄雷谢了傅爷。傅爷挑选人马已毕，择日起行，到牛头山救驾，不提。

且说那粘罕几乎被岳云伤了性命，败回帐中坐定，对众将说：“岳南蛮的儿子如此厉害，想必元帅薛礼花豹已被他伤了性命。”忽有小番道：“二殿下完颜金弹子到，在营外候令。”粘罕大喜，就唤进来，同来见兀术。完颜金弹子进帐，见了各位狼主。你道那殿下是谁？乃是粘罕第二个儿子，使



两柄铁锤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金弹子道：“老王爷时常记念，为何不拿了那岳南蛮，捉了康王，早定中原？”兀术把岳飞兵将厉害、一时难擒的话说了一遍。金弹子道：“叔爷爷，今日尚早，待臣儿去拿了岳南蛮回来，再吃酒饭罢。”兀术心中暗想道：“他也不晓得岳飞兵将的厉害，且叫他去走走也好。”兀术就令殿下带兵去山前讨战。

山上军士报与元帅。元帅道：“谁敢迎敌？”牛皋应声道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元帅道：“须要小心！”牛皋上马提铜，奔下山来，大叫道：“番奴快通名来，功劳簿上好记你的名字。”金弹子道：“某乃金国二殿下完颜金弹子是也。”牛皋道：“哪怕你铁弹子，也要打你做肉弹子。”举铜便打。那金弹子把锤架开铜，一连三四锤，打得牛皋两臂酸麻，抵挡不住，叫声：“好家伙，赢不得你。”转身飞奔上山来。到帐前下马，见了元帅道：“这番奴是新来的，力大锤重，末将招架不住，败回缴令，多多有罪！”

只见探子禀道：“启上元帅，番将在山下讨战，说必要元帅亲自出马，请令定夺。”岳爷道：“吓！既然如此，待本帅去看看这小番，怎生样的厉害。”就出营上马。一班众将齐齐的保了元帅，来至半山里，观看那金弹子怎生模样。但见：

鎗铁盔，乌云荡漾；驼皮甲，砌就龙鳞。相貌希奇，如同黑狮子摇头；身材雄壮，浑似狼狻猊摆尾。双锤舞动，错认李元霸重生；匹马咆哮，却像黑麒麟出现。真个是：番邦产就“丧门煞”，中国初来“白虎神”。



那金弹子在山下，手抡双锤，大声喊叫。元帅道：“哪位将军去会战？”只见余化龙道：“待末将去拿他。”元帅道：“须要小心！”余化龙一马冲下山来。金弹子道：“来的南蛮是谁？”余化龙答道：“我乃岳元帅麾下大将余化龙是也。”金弹子道：“不要走，照锤罢！”举锤便打。两马相交，战有十数个回合。余化龙战不过，只得败上山去。当时恼了董先，大怒道：“看末将去拿他！”拍马持铲，飞跑下山来，与金弹子相对。两边各通姓名，拍开战马，锤铲相交，斗有七八个回合。董先也招架不住，把铲虚摆一摆，飞马败上山去。旁边恼了何元庆，大怒道：“待末将去擒这小番来！”催开战马，提着斗大双锤，一马冲下山来。金弹子看见，大喝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何元庆道：“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何元庆便是。特来拿你这小番，不要走，照老爷的锤罢！”金弹子想道：“这个南蛮也是用锤的，与我的一般兵器，试他一试看。”举锤相迎。锤来锤架，锤打锤挡。但见：

战鼓齐鸣，三军呐喊。两马如游龙戏水，四锤似霹雳轰山。金弹子，拚命冲锋图神稷；何元庆，舍身苦战定华夷。宋朝将士，斫支支咬碎口中牙；金国平章，光油油睁圆眉下眼。你看那两员勇将，扬尘播土风云变；这时节一对英雄，搅海翻江华岳摇。真个是：将遇良材无胜败，棋逢敌手怎输赢？

二人大战有二十余个回合，何元庆力怯，抵挡不住，只得往山上败走。



番兵报与兀术。兀术大喜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个王儿连败南蛮，不要力怯了，待他明日再战罢。”传令鸣金收兵。金弹子来至营前下马，进了牛皮帐，来见兀术道：“臣儿正要拿岳南蛮，王叔为何收兵？”兀术道：“恐王侄一路远来，鞍马劳顿，故令王侄回营安歇，明日再去拿他未迟。”金弹子谢了恩，兀术就留他饮酒。酒席之间，说起小南蛮岳云骁勇非常。金弹子道：“明日臣儿出阵去。决要拿他。”

再说岳元帅回营，传令各山口子上用心把守：“如今番营内有了这个小番奴，恐他上山来劫寨。”

到了次日，兀术命金弹子带兵至山前讨战。守山军士报与元帅。元帅命张宪领令下山，与金弹子会战。金弹子叫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张宪道：“我乃岳元帅麾下小将军张宪。奉元帅将令，特来拿你，不要走！”把手中枪一起，望心窝里便刺。金弹子举锤相迎，心中想道：“怪不得四王叔说这些南蛮了得，我须要用心与他战。”把锤一举打来。张宪挺枪来迎。一个枪刺去，如大蟒翻江；一个锤打来，如猛虎离山。那张宪的枪十分厉害，这殿下的锤盖世无双。二人在山下大战有四十余合，张宪看看力怯，只得败回山上，来见元帅。元帅无奈，令将“免战牌”挂出。金弹子不准免战，只是喊骂，岳爷只得连挂七道“免战牌。”兀术闻报，差小番请殿下回营。

金弹子进帐见了兀术，把战败张宪之事说了遍。兀术大喜道：“只要拿了这小南蛮，就好抢山了。”次日，兀术又同金弹子去看“铁华车”，真个是十分欢喜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岳云往金门镇转来，将近番营，催开战马，摆着双锤，打进粘罕营中，撞着锤的就没命，旁若无人。这公子左



冲右突，那番兵东躲西逃，直杀透番营。来至半山之中，忽见挂着七道“免战牌”，暗想道：“这也奇了！吾进山皆无勇将抵挡，怎么将‘免战牌’高挂？想是那怕事的瞒了爹爹，偷挂在此的，岂不辱没了岳家的体面！”当下大怒，把牌都打得粉碎。

元帅正坐帐中纳闷，忽见传宣来报道：“公子候令。”岳爷道：“令进来。”岳云进帐跪下道：“孩儿奉令到金门镇，见过傅总兵，有本章请圣上之安，即日起兵来也。”元帅接了本章，岳云禀道：“孩儿上山时，见挂着七面‘免战牌’，不知是何人瞒着爹爹，坏我岳家体面，孩儿已经打碎。望爹爹查出挂牌之人，以正军法。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好逆子！吾令行天下，谁敢不遵！这牌是我军令所挂，你敢打碎，违吾军令！”叫左右：“绑去砍了！”众将一齐上前道：“公子年轻性急，故犯此令，求元帅恕他初次。”元帅道：“众位将军，我自己的儿子尚不能正法，怎能服百万之众？”众将不语。

牛皋道：“末将有一言告禀。”元帅道：“将军有何言语？”牛皋道：“元帅挂‘免战牌’，原为那金弹子骁勇，无人敌得过耳。公子年轻，不知军法，故将牌打碎。若将公子斩首，一则失了父子之情；二则兀术未擒，先斩大将，于军不利；三来若使外人晓得是打碎了‘免战牌’，杀了儿子，岂不被他们笑话！不若令公子开兵，与金弹子交战，若然得胜回来，将功折罪；若杀败了，再正军法未迟。”岳爷道：“你肯保他么？”牛皋道：“末将愿保。”元帅道：“写保状来！”牛皋道：“我是不会写的，烦汤怀哥代写罢了。”汤怀就替他写了保状。牛皋自己画了花押，送与元帅。元帅收了保状，吩咐放了岳云的绑，就令牛皋带领岳云去对敌。



牛皋领令出来，只见探子进营报事。牛皋忙问：“你报何事？”探子说道：“有完颜金弹子讨战，要去报上元帅。”牛皋道：“如此你去报罢。”牛皋道：“侄儿，我教你一个法儿，今日与金弹子交战，若得胜了，不必说；倘若输了，你竟打出番营，逃回家去见太太，自然无事了。”岳云点头称谢。叔侄一齐上马，来至山前。岳云一马冲下山来，金弹子大喝道：“来将通名！”公子道：“我乃岳元帅公子岳云是也。”金弹子道：“某家正要擒你，不要走！”举锤便打。岳云提锤便迎。一个烂银锤摆动，银光遍体；一个浑铁锤舞起，黑气迷空。二人战有四十多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岳云暗想：“怪不得爹爹挂了‘免战牌’，这小番果然厉害！”又战到八十余合，渐渐招架不住。牛皋看见，心中着了急，大叫一声：“我侄儿不要放走了他！”那金弹子只道是后边兀术叫他，回头观看，早被公子一锤打中肩膀，翻身落马。岳云拔剑上前取了首级，回山来见元帅缴令。岳爷就赦了岳云，令将首级在营前号令。

那边番将，只抢得一个没头尸首回营。众王子见了，俱各放声大哭。兀术命雕匠雕个木人头凑上，用棺木成殓，差人送回本国去了。兀术对军师哈迷蚩道：“军师！倘若宋朝各处兵马齐到，怎生迎敌！”军师道：“臣已计穷力尽，只好整兵与他决一死战。”兀术默然不语，在营纳闷。且按下慢表。

如今要说到那韩世忠与夫人梁氏，公子韩尚德、韩彦直，在汝南征服了曹成、曹亮、贺武、解云等，收了降兵十万，由水路开船下来。到了汉阳，将兵船泊住。那汉阳离牛头山，只有五六十里地面。韩元帅与夫人高议，欲往牛头



山保驾，梁夫人道：“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，报知岳元帅，奏闻天子？若要我们保驾，便发兵前去；若叫我们屯扎他处，便下营屯扎，何如？”韩爷道：“夫人之言，甚为有理。”就写了本章，并写了一封书，封好停当，便问：“谁敢上牛头山去走一遭？”当有二公子韩彦直，年方一十六岁，使一杆虎头枪，勇不可当，遂上前领差说：“孩儿愿去。”元帅便将本章、书信交与公子，吩咐：“到岳爷跟前，须要小心相见。”公子领令上岸，坐马望牛头山来。

行有二十余里，只见一员将官败奔下来。看见了公子，便叫声：“小哥！快些转去。后面有番兵杀来了！”韩公子笑了一笑，尚未开言，那粘罕已到跟前。公子把枪一摇，当心就刺；粘罕举棍一架，觉得沉重。被公子耍耍耍的一连几枪，粘罕招架不住。正要逃走，被公子大喝一声，只一枪挑下马来，取了首级。那位将官下马来，走至公子马前，深深打了一躬道：“多蒙小将军救了我性命！请问贵姓大名？”公子道：“小将还未曾请教得老将军尊姓大名，因何被他赶来？”那位将官道：“我乃藕塘关总兵，姓金名节。奉岳元帅将令，来此保驾。到了番营门首，遇着这番将，不肯放我过去。战他不过，逃败下来。幸得遇见将军，不然性命休矣！”公子听了连忙下马道：“原来是总爷，多多有罪了！”金总兵道：“将军何出此言！幸乞通名。”公子道：“家父乃两狼关元帅，家母都督府梁夫人，末将排行第二，唤名韩彦直的便是。奉令上牛头山去见岳元帅，不想得遇总爷。”金节道：“原来是韩公子，失敬了！本镇被金兵杀败，无颜去朝见天子。有请安本章一道，并有家信一封与舍亲牛皋的，拜烦公子带去，本镇且扎营在此候旨。未知允否？”公子道：“顺便

